

王文公文集

三才集

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雜著

原教

原過

進說

材論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諫官

風俗

閔習

對疑

復讎解

獵較

龍說

使醫

汴說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

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  
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  
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  
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  
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  
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  
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月告若是其  
悉矣顧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  
慙之園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  
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

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闢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

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

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

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

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

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  
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  
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  
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  
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  
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  
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  
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  
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  
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

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  
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  
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  
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  
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  
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  
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  
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敢蔽者以爲吾之位可

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失無補  
於治辭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  
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  
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  
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  
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  
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  
無材於古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  
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善  
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

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  
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  
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  
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  
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  
有異能於其身由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  
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  
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其  
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蓋

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  
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  
方駕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啻晝夜而  
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騶  
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爲  
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  
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幹鏃以百鍊  
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彊  
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  
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覲武之所寶也然

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  
槁之挺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  
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  
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  
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  
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  
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  
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  
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  
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

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